



□ 12
3317
2



門 12
號 3317
卷 2

大學衍義輯要卷三



宋儒真德秀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用也。放齊。臣名。曰。允子朱啟明。

帝曰。吁。歎其不嚚。然之詞。嚚。口不道忠訟。爭可乎。帝曰。疇咨若子

采。事也。驩兜曰。都。共工。官名。方鳩。聚也。儻。見也。功。言共工方鳩帝

曰。吁。靜言庸違。靜能言用則違象恭滔天。貌恭而心惡帝曰。咨四岳。

四方諸侯湯湯。水盛貌。洪水方割。害也。蕩蕩懷包。也。山襄。駕也。陵浩浩

滔天。下民其咨。怨也。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弗不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昭和十八年
五月二十八日
購求

哉。方逆也命圯敗也。族岳曰：「異舉也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

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

異遜也。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

揚側陋。師衆也錫興也。帝曰：「有鰥無妻在下。」曰：「虞舜。」帝曰：「俞，子。」

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和也，以孝。」烝進也，烝

父治也不格至也。姦言進而又進以善也。自治不至於姦惡。帝曰：「我其試哉。」女嫁也。

于時。觀厥刑法也。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二水名。媯，舜所居。媯，婦也。

于虞。帝曰：「欽哉。」

臣按：放齊、舉丹、朱驩、兜、舉共工、四岳、舉鯀，此不當舉而舉者也。問異位之人而以舜對，此當舉而舉

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而知其所以不可用。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而問其為人。試以二女，蓋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此其所以為聖也。然朱與共工則不用，而鯀則姑用之者，蓋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很復自用，治水或優，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見聖人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何由上達，而岳言一發，堯已先聞之，必問其詳，試其實，又可見聖人雖足以知人，猶考之衆言之公，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

有為天下得人之功。然則人主欲以堯為法。亦曰明其德而已。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室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是也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甚壬。包藏也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治理也而敬。擾馴也而毅。直而溫。簡而廉。隅也剛而塞。篤實也彊而義。彰顯也

厥有常。顯其德而不變也吉善也哉。日宣達也三德。夙夜浚治也明有家。

日嚴祇敬六德。亮明也采事也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

又有治才也在官。百僚師師。更相師法也百工惟時。撫順也于五辰。

五庶績其凝。堅定

臣按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必貴於有德。後世以才能取人。而不能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皆得自售。以致敗事。臯陶此言。真萬世知人之法。

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臣按人君於臣下之過必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皆出於仁則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可指然其心何如哉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全節

臣按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孔子於門人朝夕與處其邪正賢否難逃聖鑒猶必觀其行而後得其真况君尊臣卑接見之時甚少而欲於應對之頃察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雖以言而明試必以功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

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

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嗇夫之對拜為上林

令而張釋之爭之曰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素稱長

者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

哉今以口辯而超遷臣恐天下隨風而靡文帝乃

止是時將相大臣皆少文多質議論務存忠厚故

風俗以醇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鄭注

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亡

國臣故因宰予之事而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訓

為不可易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全章。

臣按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亦作是觀可也。故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詔諛之風息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全章。

臣按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鈎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

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而孟子原之。仲子之廉。人所共稱。而孟子責之。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常人所易惑也。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卽墨。然後爲能察是非之實。不然。未有不以毀譽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臣按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惟木訥之周勃。令色諛言如董賢。卒以禍漢。勃未得爲仁人。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若賢則不仁之尤者。吁。樸忠難合。巧佞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因言觀人之法也。雖然。緘默不言。有似乎寡。敷陳無隱。亦近乎多。苟不察焉。則懷姦者

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不同之實。斯真知言矣。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爲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爲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朱熹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有言知人雖難亦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
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聖人作易
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推此以爲觀人之法凡其
正大光明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高山大川磊磊
落落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渙忽回互
隱伏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
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言談
舉止亦時露之而况事業文章尤粲然可見小人
雖難知亦豈得而逃哉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吕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同戇愚陳平可以
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
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非乃
所知也

惠帝時蕭何薨曹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
何之約束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諸吕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吕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
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

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平非勃不能濟大事此難獨任

驗之

太后崩。諸呂欲爲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呂。立文帝。此安劉必勃之

驗

臣按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無一或差。蓋帝性明

達文更事久。於羣臣材行皆常斟酌而劑量之。故爲後人計者。幾無遺策。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更歷未多。苟能躬覽萬幾。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臣下。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默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

漢武末。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俱受遺詔輔少主。昭帝

初桀妬光權與燕王旦通謀且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

光出都肄

大閱也

郎羽林

宿衛之士

道上稱趨

天子出稱警入稱趨

又擅

調益

增置

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

察姦變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引羊當與

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不入上

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

大將軍光入免冠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

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

地上名都郎即

都試郎羽林也

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京遠十日內事何由便知

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

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置

校尉

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逃捕之也

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不須窮竟

上不聽後桀黨有

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

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而參以上官桀桑弘羊是

知人有愧於高帝也桀等姦邪嗜利外交藩王內

結貴主非昭帝知光為忠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

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反過於孝武也然孝

武不立燕

王旦

廣陵

王胥

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

田千秋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獨失之桀等者桀

以詔進。引羊以利合故也。

唐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璟之忠誠端亮。爲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若林甫之妬賢嫉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

故也。

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擢秘書郎。藩後事憲宗爲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勲。陸贄之忠。則疎之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信之任之。獨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汨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利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不納。帝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相似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上以爲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爲异鎛所構。出爲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旣成。侈心遂熾。正邪易位。由异鎛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

曰。利令智昏。信哉。夫裴度之忠節。异鎛輩之姦諛。誰不能辨。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學。

李德裕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朋黨。先帝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閒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卒爲宗

閱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也。松栢藤蘿之辨。德裕可謂善喻。近世張浚亦云。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求甚密。而百姓之利害絕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有善必攻。

其所未至。人有過則欣喜而開陳之。此小人也。吁。人主惟以德裕張浚之言參考邪正。自無難辨。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為朋黨。獨不思君子亦有同類乎。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斯為得之。此德裕所以不及度也。

○姦雄竊國之術

春秋傳。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篡夏位。號曰有窮。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龙圉。四子皆羿賢臣。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信氏。

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而虞羿于田。樂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信

詐之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浞因羿室。就其如妾

臣按自古姦臣竊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

則不能成。寒浞相羿，行媚施賂，內外盤結，乃得愚

弄上下，恣所欲為。然使羿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

昏，猶有時而覺也。故又虞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

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乎詐慝之謀遂

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矣。是以虞周君臣

更相敕戒曰：無逸游，無耽樂，以此為坊。後世猶有

湛音耽於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以小斗收稅，以大斗與民。

陰行德於民，由此田氏得眾心，宗族益彊，遂專齊政。乞

卒。諡釐子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

執其君簡公而弑之。後田和遷其君康公於海上，和立

為齊侯。

臣按左傳載晏子對景公略曰：陳氏田出於陳，故曰陳氏雖

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其施之民也厚，民心歸之，陳氏不亡，則國非其

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

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斂焉。田氏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主少國疑。田乞擅廢立之權。及田乞死。田常代立。於是作福作威。弑君而人莫敢討。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

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漢人有言。權臣易世則危。蓋言顓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勢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季平子名意如。遂昭公。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歷五侯。至從子莽篡位。曹操專政。至子丕篡位。是為魏文帝。懿師昭炎之於魏。司馬懿專政。其子師繼之。師弟昭遂封晉王。昭子炎篡位。是為武帝。皆以其漸取之。然則人主豈可一日失其操柄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為太子。有子二十餘人。夏姬所出之子。子楚為秦質於趙。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見請。

以千金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楚為適嗣。夫
人有寵而無子。許之不韋取邯鄲諸姬善舞者與居。知
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悅之。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
身。至期。生子政。始皇名為王。尊不韋為相國。稱仲父。秦王
年少。太后時時私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
奇貨可居。固料己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
之國為己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
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己之欲也。謂所欲
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請姬。不韋怒。不獲已而與

之。夫不韋不出他姬。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
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
之子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後之
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
王之立。三年而薨。必有其故矣。以不韋之智能。使
子楚外人。駕在內。公子二十餘人之上。而得國。安
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
氏之國。轉而為呂氏有矣。故先儒謂始皇既立。伯
翳之祀已絕也。秦自孝公至昭王。國勢益強。嘗合
五國之師。百萬之眾。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

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至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爲太子。遂以黃代芊。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

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折節爲恭儉。成帝封爲新都侯。節操益謙。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聘諸賢良爲掾史。擢大司馬。繼四父而輔政。哀帝崩。平帝年纔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尊事大司徒孔光。漸立威勢。色厲而言方。以惑太后。又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奏莽功德致瑞。封安漢公。假爲惶恐。辭讓再三。公卿以下。各上書請選莽女爲后。莽固辭不允。加號宰衡。位諸侯王上。受九錫。平帝崩。莽立子嬰。年二歲。羣公白太后令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後乃稱符命。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旣不仁。而有佞邪之材。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

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然嘗論之，莽之姦偽，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元后不私外家以權，莽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為？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古今篡臣多矣，獨載寒泥、田常、呂不韋、王莽四人者，以其奸謀詭計最巧且密也。若曹操篡漢，則因討賊而顯兵柄；司馬懿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

劉裕之篡晉也，似操、楊堅之篡周也，似懿，皆以虎豹之暴，劫取神器，其情狀易知。彼四人者，其狡如兔，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其情狀難察。今著其難察者，欲人君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兆，庶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

○儉邪罔上之情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宦者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謂高曰：人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恣耳目所好，心

志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所置也。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奈何？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先帝舊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於是陳勝、吳廣等起山東作

亂。李斯數諫，二世屢誚讓斯。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縱也。睢，仰目貌。是以天下爲桎梏也。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加重罰，况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二世悅，於是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良吏，殺人衆者爲忠臣。且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問李斯，卽前所以問趙高也。斯所進說

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督責之法。行人無容足之地矣。

趙高殘殺。私怨衆多。恐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不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於高。李斯不得見。乃上書言高有危反之行。不圖將有變。二世以語高。高奏斯父子謀反。二世屬高按治。

擄掠千餘。不勝痛。竟誣服。腰斬咸陽市。拜高爲中丞相。高欲爲亂。先試羣臣。以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其誣。以問左右。左右皆言馬。以阿趙高。有言鹿者。陰中之。故羣臣皆畏高。及項羽勝鉅鹿。沛公屠武關。高使其婿閻樂引兵入望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羣盜兵大至。劫二世令自殺。引璽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立子嬰。嬰卽位。以計殺高。夷三族。秦亦亡。

臣按斯之姦詐。不下於高。且墮高術中。况二世庸闇。何怪其玩弄於股掌閒。如嬰兒乎。今掇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狀若此。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

庶爲永鑑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卽位多疾。以石顯中人無外黨。可信任。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

臣按自昔小人竊權。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不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爲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

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也。石顯見信於漢元。蓋用此術。

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先帝遺詔輔政。望之奏選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爲給事中。同心翼贊。導上以古誼。多所匡正。顯奏三人朋黨專權。請召至廷尉。上不省。至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聞之大驚。以責恭顯。乃謝罪。上曰。令出視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益器重。更生乃使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爲恭顯乞退二人。恭顯疑更生所爲。遂逮繫獄。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

言望之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罪於上。宜暫屈牢獄。以塞其怏怏心。上曰。蕭太傅素剛。焉肯就吏。顯等曰。薄罪耳。必無此憂。乃可其奏。顯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封詔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上驚曰。曩固疑之。果然殺吾賢傅。為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臣按歐陽脩有言。小人欲害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朋黨則可一時盡逐。專權又人主所惡。故恭顯以此中傷望之等。而元帝曾不之察。由君德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計也。夫

擅殺師傅。不過免冠叩謝以塞之。而帝亦不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是時雖外為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

東都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時石顯專權。

引恭死顯為中書令

房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

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

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而非笑之。然任豎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此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

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充宗名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去月餘，坐事徵下獄，棄市。

臣按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蓋顯能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爲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

爲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爲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文已過而揜衆言。後王鳳旣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姦邪巧於緣飾。大抵如此。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武帝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顛。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紆。相爲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共宏正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

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遂以充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充將之。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留。勗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女乎。統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顗等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臣按賈充。自司馬昭相魏時。輔成篡弒之事。在晉雖爲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用事日久。姦邪小

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恐充一出外。失其所恃。故秦涼之行。且赴鎮矣。荀勗畫結婚之謀。而充遂留。充女之婚。帝嘗謂其五不可矣。楊后受賂於中。勗等更相慫恿於外。帝至此。亦眩惑不能自決。先儒邵雍。以爲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充與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力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閒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

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非賢君，然非庸闇者比。愷又為帝寵任，傾之則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此計不行，又薦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為趙王，如意擇貴強相而薦昌。公孫弘嫉董仲舒，欲黜之於外，則言於武帝，使為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使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二帝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廣納貨賂，欺罔視聽。東魏侯景與高

澄

高歡之子世專魏政

有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請舉十三州內

附。上召羣臣廷議，皆謂非宜。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上乃定議納景。高澄數遣書來復通好，許還正陽侯淵明。」宗室

子以戰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曰

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閒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

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計中异固執宜

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以金三百兩餉异异受金

不為通啓景於是反於壽陽以誅异等為名及景濟江

圍臺城朝野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

尚書右僕射未幾城陷武帝殂簡文立為景所篡

臣按景之叛魏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

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异揣

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

是趣景之反也异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

館姬妾玩好甲於一時惴惴焉惟恐其失故一切

惟主意是奉不暇為國忠謀侯景之禍朝野皆歸

罪异而帝猶不知之方且憐於既死之餘贈以非

常之典亂君各賢其臣殆謂此耶

隋御史大夫裴蘊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上

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煨成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蘊有

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即位

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美先朝

此魚藻之義也。

魚藻大雅篇名
刺幽王思武王

將置之罪。會議新令不

決。道衡曰：向使高頴

文帝賢相
煬帝殺之

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

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

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

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天下寃之。

光祿大夫郭衍以諂諛有寵，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

效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忠。曰：唯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

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

山，今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

化為盜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

除。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問伐

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

但赦羣盜，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免罪立功。高麗

可滅。帝不懌。裴蘊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

曰：老革

猶言
老兵

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遣

人誣奏威罪，除名為民。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告敗

求救者皆抑不以聞。但云鼠竊狗偷，陛下勿以介意。帝

或杖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陷州縣而帝莫知。楊義

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世基忌之。奏義臣擁兵日久，非

宜。帝遽追還義臣。賊復熾。帝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李密臣叛帥眾逼東都。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沒。因歔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善達經賊中。向東陽催運。為羣盜所殺。自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既迎合帝意。而內史舍人封德彝。又託附世基。峻文苛法。抑削功勳。隋政日壞。後宇文化及等反。弑煬帝。虞世基、裴蘊亦被殺。

臣按煬帝無道。罪浮於紂。蘊、矩、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觀蘊等眩惑其君。初無他技。唯逢迎上意而已。知帝耽嗜音樂。則括天下散樂百戲於京師。知帝好大喜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使入朝覲。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知帝怠於政事。則勸五日一視朝。其後盜賊四起。知帝尤所惡聞。則抑而不達。於是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

魏徵嘗曰。梁武偏聽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

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昭儀婦官名也大臣切諫。許敬宗陰揣

帝私。妄言曰。田舍子贖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

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高宗元配廢。

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武氏所生帝得所

欲。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闕。俄拜侍中。進中書令。皆宰相官

敬宗知后鉗戾。能固位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遂韓瑗

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即太子忠也。廢為梁王。又殺之。長孫無忌。上官儀

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於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

寵熾灼。當時莫與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顧

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宗悅

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為周。太宗子孫

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以色為悅

而敬宗逢迎之也。

高宗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高宗立。義府遷中書

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

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

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

能建白是轉禍爲福也。義府奏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賜珠一斛，復留侍。武后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斂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於心。姦惡根著於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後又主選事，無品鑒才，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爲善，佞則忍於爲惡也。人君能以孔門之法爲取人之

方，庶不爲義府輩所惑矣。

元宗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吏部侍郎李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惠妃子爲萬歲計，妃德之，陰助林甫，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皇太子瑛、鄂王瑊、光王瑤，皆元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臣按天子以四海爲家，大臣天子之家老，中外事無不當與者。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效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三子而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自結於惠妃。自是人臣有議宮掖事者，人主皆拂然曰：「此吾家事，外臣何與焉？」佞臣宮妾得以擅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端自勸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以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許之。及進見，九齡極論不可，而林甫默然。退又漏其言於仙客，且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由是益疏薄九齡，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林甫之背九齡亦猶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專而勿卹人言也。

張九齡罷相，林甫進兼中書令，帝用其言殺三子。帝將立太子，林甫數稱道壽王。帝不聽，令忠王即肅宗為太子。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數危太子。太子日以謹孝聞，故飛語不得入。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

後傾忠王。凡皆爲壽王地。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又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於此也。

林甫善刺

探也

上意。養君欲。時帝春秋高。厭繩檢。深居燕

適。沈蠱衽席間。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欸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石顯能探主微旨。趙高勸肆淫樂。寒浞行媚。施賂王莽。事旁側長御。自古姦臣。各工其一。而林

甫兼之。是合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於亡。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對詔斥己。奏云。草茅狂言。徒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監總。云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遺才。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杜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得爲上將。皆以大臣總制之。故先天開元

中薛訥郭元振張說等自節度使入相林甫嫉儒臣積有邊勞且大任恐撓其權說帝曰以陛下雄才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陛下用之必感激效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自祿山反唐室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

河之地半爲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於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一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

楊國忠爲相其妹虢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能探知其微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帝欲討南詔國忠薦鮮于仲通將兵六萬戰瀘川全軍俱沒仲通僅以身免又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宓

被擒全軍亦沒。前後死者幾二十萬。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人無敢言。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操術。大抵皆徇帝之欲而已。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近世王安

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復何所憚耶。慢天欺君。罪不在國忠下矣。

肅宗朝。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宰相。仍以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曰。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讒。何不察其言之虛者。誅之。實者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塞諫諍之路。大臣得久專威權。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

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自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上下不通。卒成幸蜀之禍。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擅權。奏事不諮宰相者。託以他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有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倘不早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司馬。

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真卿之論

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專政諱言者。習爲蒙蔽。雖言官論事。必先令呈稿。候去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乃收載使自盡。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

懷慎清儉稱賢相

貌醜。色如藍。有口

辯。德宗悅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最陋無文學。楊炎與同相。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炎建家廟。杞

言廟基有王氣。誣炎蓄異志。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

上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政聲藹然。有貞觀風。及杞相。揣上性多忌。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杞忌張鑑。相忠直。欲出之於外。奏曰。朱泚在幽州。名位崇重。必得宰相。相信。臣以鎮撫之。臣請自行。上未應。杞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命鑑出鎮。未幾。爲泚將所殺。

臣按隴右用兵。杞欲遣張鑑。而先自請行。蓋自知貌陋。不足威服諸將。帝必不使行。惟鑑並相。非杞卽鑑矣。德宗蓋墮其術中而不知也。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分己權。因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鎮風俗。使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播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專國。必薦柔懦。易制者爲貳。然後權出於己。莫敢與爭。霍光之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下。一旦爲權臣引拔。方銜恩。思報之。不暇。安敢有所同異。杞之用播。意蓋如此。

近世蔡京秦檜韓侂胄之徒亦倣此術。故能久專國政。人主不可不察。

李希烈反。杞曰。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若令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不勞軍旅。寇必革心。上命真卿至許州宣慰。真卿至。忠義不撓。竟爲希烈所殺。李揆有才略。杞忌之。薦爲入蕃會盟使。揆卒於路。

臣按杞陷顏李二人於死。皆用陽譽陰擠之謀。而德宗不察。由其無愛惜忠賢之心。故杞得售其術耳。

涇師亂。擁朱泚爲帝。李懷光數破賊有功。杞忌之。且懼懷光斥己。譎帝曰。懷光勲多。賊憚之。若許來朝。賊復聚矣。圖之實難。帝詔懷光無朝。懷光以平亂大功爲姦臣。沮閒不得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以誅杞爲名。帝始悟。貶新州司馬。帝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於事者。

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善乎李泌之對也。穆宗時，李逢吉為相，內結樞密王守澄，宦官之用事者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於上，貶端州司

馬。

臣按逢吉薦李紳，猶賈充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為親近，有內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非密近之地，去內廷而任外司，則逐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術甚巧也。穆宗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畱問之為益如此。近世言官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位則遷而權則貶，一去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為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

李訓敏於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見

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并薦訓注於帝。文宗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鈞揣人主意。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天下險怪士。徼富貴者。皆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善探人隱私。以守澄薦。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吝。既藉權寵。鬻官射利。貲積鉅萬。險人躁夫。皆望門干請。於是訓注兩人。權重天下。謀翦中官。撓馭朝法。未幾。訓等僞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史臣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爲然。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以瀾翻之辯。文宗目爲奇才。倚以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可以得志。慎

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范祖禹曰。小人養君之欲。以濟己私。豈獨奢靡之娛。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隨君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未盡然也。人主德不脩。學不講。則天下亂。雖昆蟲草木。無以自完。何況左右。故秦室危而斯高。漢業壞而張張讓趙趙忠誅。士良但知以竊國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權寵何由自保。故士良用事五

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身後也。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所未道。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必近儒臣。必親經史。則不為姦佞所蔽矣。

崔允喜陰計。附權強。外若簡重。中實險譎。昭宗用為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即朱溫本黃巢之將。後降以為節度使。陰為全忠畫醜

計。俾擅兵四討。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允與相結。得竊朝權。終亡天下。允亦身屠家滅焉。時有崔昭緯者。亦相昭宗。密結中人。外連強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璨者。為相。挾全忠為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閒。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

以塞天變。璨乃疏仇者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寃之後，

全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己殺之。史臣贊曰：木將壞，蟲實

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皆勸高宗立武后。嘯

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謂盧杞也。崔

柳倒持李宗覆。謂崔允也。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皆有所挾以肆其惡。若許敬宗、李

義府，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

允、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溫因之以篡位，

可畏哉。

○儉邪罔上之情臣譏

詩：小弁。音盤。大夫刺幽王也。太子宜之傅作焉。其七章曰：

君子信讒，如或醕之。醕，酢也。君子不惠，愛也。不舒也。緩也。究之

臣按：父子天性之親，太子天下之本。幽王聽褒姒

之讒，如受獻酬之爵，曾不少拒，遽加放逐。卒使申

侯啣忿以召戎，幽王死，褒姒虜。宜曰：雖立而周東

遷矣，可不監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臣按：小人之讒，以漸而入。初進而容之，則亂生。再

進而信之，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

明白，則亂止矣。故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

巷伯。

寺人內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臣按幽王時讒說盛行。自天子大臣。以及閭寺。無不被讒者。小弁以下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王。蓋君德不明。則讒言獲售。其責在王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臣按青蠅之為物。出於污穢之中。而貪嗜飲食。常譁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羹臠。世之小人。行汙而逐利。以傷人害物。實似之。營營者。既侔其狀。又象其聲也。巷伯青蠅二詩。摹寫讒人情狀。無餘蘊矣。

矣。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嬖。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譖羣公子而立奚齊。優施通於驪姬。驪姬問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經宿輒敗。經六日。明公之惑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臣按歸胙之詐。最為易解。而公不辨。則驪姬之讒。

而三姦梁五嬖五助之也。

宋寺人惠牆姓也伊戾名也為太子宋平公內師而無寵。楚客

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享楚客也公使往。使太子往伊戾請

從。公曰。夫謂太子不惡女音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

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臣請往

也。至則欲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

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平公夫人與左師。左師

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烹伊戾。

臣按伊戾請從。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

陷太子。乃信之不疑。夫欲牲加書。誰不能為。逆折

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之次也。何遽用

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死乎。後雖烹之。亦

無益矣。甚矣平公之闇也。

楚平王生太子建。使伍奢伍員之父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

無寵。譖諸王曰。建可室妻也矣。為之聘於秦。勸王取之。勸王

自娶秦女又勸王大城城父。邑名置太子以通北方。明年無極

謂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建奔宋。

臣按無極勸王為建納室。又勸王自納之。父子之

疑隙既開。又勸王城城父。置太子以通北方。父子之情勢又隔。且居北方。則近齊魯。於是以叛譖之。其搖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卒至奢死。建奔。伍員亡。異時吳師入郢。昭王出走。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之。讒人之害如此。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字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

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卻氏。且葬之。子惡自殺。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宛與中廐尹陽令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未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官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

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_{子常}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臣按無極鑿空造端。致三族無罪而誅。冤哉善乎。沈尹戌之言也。人君耳目本自聰明。讒人翳之。使不聞不覩。塊然孤立。若聾瞽然。斯言也。豈獨為無極設哉。古今讒人之害。此言足以蔽之。

衛侯占夢。嬖人_{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太叔僖子_{太叔遺}。不得。與

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_{託占夢而}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臣按衛侯以大臣重任。而傾於卜夢賤工。不明甚矣。其後漢武時。邱子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公行誅破滅者。不可勝數。近世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人。至於卿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無心。而不知其實。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聞_{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進_{無功}。不進_{不進}也。戰而不死。曲撓_{師不直前}而誅_{漢法逗撓有誅}。鄒忌乃說王使

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開乃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謂反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開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畔其君而卜於市者哉。威王明王也。儻田忌出而與辨。鄒忌必屈。何走之遽耶。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立見矣。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懷王知屈平之賢而任之。一聞讒謗。又遽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王使平草憲令。意必假手於平。而俟其成以為己出。上官大

夫窺見此指。故讒之於王。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張湯造白鹿皮幣。以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湯又與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言。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為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毀時論死。自是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

言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知。今乃探其心腹之隱。而罪之。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曰。爾欲悖君。指廉士曰。爾欲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耶。夫管蔡將叛。周公不知。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亦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予曰。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逆探臆度之法。後之人臣。有遭腹誹之讒者。明王其尚察之。

武帝時。趙人江充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

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振京師。初。上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衰。邪臣多毀太子。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益譖太子。上察其實。乃誅融。時方士神巫左道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多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更相告訐。上怒。所殺宮人。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嘗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後上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言上疾由巫蠱作祟。上命充治巫蠱獄。使人入宮掘地求蠱。充言太子宮所得尤多。又有帛書不道當奏聞。太子懼。計無所出。遂從少傅石德謀。斬充。使舍人白皇后。出武庫兵以衛蘇文。告太子反。上曰。太子心懼耳。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上怒。賜璽書捕反者。太子亡匿泉鳩里主人家。吏圍之。太子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

遇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方太子之生也。武帝愛之。迨其後。嬖幸多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興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必伺上意爲嚮背。惟帝於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於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宮人。以愧之。則譖愬行而小人無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它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不容一日不相接。方常融之譖。猶能察而誅之者。父子之情未盡隔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太子不從。家吏請問。帝不之報。欲無讒閒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

以太子家使車馬屬吏而白奏是其仇憾有素巫蠱之獄不屬之他人而屬之充其致螫於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察是假以斧斤使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然四者其事爾而本原實出於一心。帝惟其多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旣形儲副不定。惟其多惑也故溺於方士巫覡之說精神昏亂年老氣憊百邪乘之妖言煽於外妖夢惑於內巫蠱之事由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朝夕是戒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無足論獨推原武帝之失庶來者有所儆云。

哀帝時中山王箕子

王名

有眚病。祖母馮太后

中山王母漢制諸侯

王母祖母亦稱太后

數為禱祠解。

猶言賽謝

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

由素有狂易病。

病風喪心

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

擅去狀。由恐因誣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飲藥自殺。宜鄉侯參馮太后弟等死者十七人。張由以先告封侯。

臣按張由之譖特以自解其擅去之罪耳。使帝遣外朝知大體者訊之。其誣立見。乃傅太后以宿怨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諭意成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故母后以私意殺人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斯之謂矣

安帝時楊震爲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起園宅役費無數震數切諫帝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請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卒

臣按樊豐之讒楊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讒蕭望之曰怨望張湯之讒顏異曰腹誹也腹心之隱何由而知遽加以罪儻詰之曰怨有何迹觀者何人則虛實坐判矣猶聽訟焉曲直有憑是非所以不亂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爲人上者正心誠意公聽並觀雖有善讒不敢爲矣此

人主守約之方也。
質帝卽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梁冀忌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任事。免百餘人。此等旣怨。又希望冀旨。共飛章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等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策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輔政。斥惡黨。清濫官。而讒者乃以爲違矯舊政。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於前矣。必以此爲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違堯之政耶。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我朝司馬光輔宣仁。更王安石所擬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興。卒爲宗社之禍。可不戒哉。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紆。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

帝復欲徵之。馮統侍帝，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統苟勗則附賈充。

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統等不知自愧，乃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近理，其實則誣善之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所謂貝錦者，殆此類耶。

晉惠帝愍懷諡也太子通非賈后所生。母曰謝氏后與賈午等

謀害之。又侍中賈謐驕貴。午謐皆后戚也太子性剛，不能假借。

謐譖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后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使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逼之強飲，至盡。

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詞皆凶逆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頌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啟事十餘紙。眾人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尋殺之。

臣按賈謐與后欲害太子而無其罪。故爲不臣之語。強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逆君親而敢露其手書者。藉使誠有。亦當問所從來。因何起見。使太子得以自陳。而惠帝昏庸。曾莫之辨。大臣惟裴頌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以死。豈不哀哉。本朝慶厯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使婢習爲介書。僞作介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仁祖之聖。其得免乎。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仁宗選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上頗怒襄。歐陽脩言陛下嘗見襄書耶。

抑傳聞之也。臣在先朝有偽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右。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偽。况傳聞乎。英宗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爲諫書。以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公私貿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况工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之。見必遙罵。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常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每朝廷會議。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隣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齊姓也榭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

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與齊爲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皆名將也。是時周主武帝方明。賢能效職。齊君高緯昏暴。

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祖珽以儉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爲姦利。斛律光獨以忠勞。自奮。故深嫉之。孝寬之謠。傾光以傾齊也。珽等傾之。直自傾其國也。光死而周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臣前嘗論讒臣

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爲千載之戒。

唐太宗時。魏徵爲諫議大夫。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尚書右丞。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令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所便。故有此飛謗。使太宗蓄之胸中。不爲辨白。則疑情一萌。讒言入矣。

然使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亦當時良臣。故能直徵之枉。不以浮言罪賢臣。其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

魏徵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路所撰碑。

臣按太宗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疑情一生。讒者乘之而入。使無他日征遼之悔。其得爲明主乎。帝末年。征遼無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元宗時。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宋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不便於近

習小人。故因天旱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其必有使之者。以其時考之。楊思勉以內侍貴倖。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爲之。帝雖始初清明。自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教俗樂。倡優雜進於前。至是遂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宏簡。內臣之得幸者。將引元稹。而誦其

詩於宮中。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魃戲。是又不毀之毀也。然此不獨近倖爲然。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謔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

贄時爲相

苗粲父晉卿。

肅宗時宰相

往年攝政

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爲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

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晉卿雖無可紀，然循謹恭順，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己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語。諸子命名，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聖君與。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

民間謠云：緋衣裴小兒坦其腹。俗以腹為肚天上有口被驅

逐。俗以口天為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

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猶薛仁貴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謗。蓋度與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

度歷三朝。勲德愈茂。羣邪媚嫉。甚於仇讎。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張權輿。又從而詆之。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子也。其因謠言。以傾大臣。卽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亡。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未亂。來者其尚鑒茲。

○儉邪罔上之情。倂幸之臣

趙孝成王時。客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桑中之蠹如人之生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雍者。便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倡所愛孺子。宦侍之屬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枉法於外。

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僻左右與優愛孺子。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硯碓外形。君心蠹於內。則政事之失。彰著於外矣。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疆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食初不由此。言者特以此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其引喻也深而切矣。

漢靈帝將作畢。主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宮之意。以慰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臣按楊賜直臣。引夏禹以諍君。靈帝未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君。則信之。蓋苦言難入。甘言易售耳。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姦諂百端。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

不辨。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日。一視朝。須臾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士開之佞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唐太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之佞。而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儉邪罔上之情。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爲治粟都尉領大農請盡籠天下貨物貴卽賣之賤卽買之使富商無所牟利萬物不得騰踊名曰平準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臣按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斂怨於民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本朝熙寧間王安石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司馬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

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至言也後世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元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百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及融旣敗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以幹敏稱上使督江淮租運堅引漉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二年而成百姓愁

苦。上幸望春樓。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
貨於船背。使前船唱得寶歌。美婦盛飾和之。堅跪進諸
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歡宴竟日。觀者山積。名其潭
曰廣運。
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時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取於左
右藏中。鉷迎上意。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
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能富
國。益厚遇之。

度支郎中楊釗

後更名國忠

逢迎上意。以聚斂驟遷御史中

丞。專判度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

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賫。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
師。屢奏帑藏充羨。古今罕儔。上幸羣臣觀之。賜釗金紫。
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
限極。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
王鉷。楊釗。皆以培克取媚於上。結怨於下。明皇悅
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脈也。異時邊將騁
兵。府庫悉爲賊有。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
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
臣。其罪甚於盜臣也。

德宗時。裴延齡判度支。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置別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至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段疋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奏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陸贄上書陳其姦詐。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

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幾。罷贄相。又貶忠州別駕。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贊之徒。創閒架陌錢之法。幾至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迹其欺罔。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雜貨。委棄於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况是時以職守而證

其妄者有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於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格物致知之要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書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臣按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倘果誅之。則于市于朝。而不于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今之

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今之羈管編隸。故我太祖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農官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

親。五品五倫不遜。汝作司徒。掌教之官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

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服其罪五服三

就。如野朝市之別五流有宅。居也五宅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惟

明克允。

臣按舜之命官。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其身。養其心。不得已而乃置刑也。前章言欽

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此言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帝曰：臯陶，惟茲也。臣庶罔或干犯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又曰：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又曰：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

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既幾及身子孫誅絕。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臣按商之刑制。不見於經。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周之刑制。見於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爲教也。大司

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瀆。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賓。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瀆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瀆。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蠢愚者亦赦。未嘗概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上配有虞。故成康刑措不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者也。秦自孝公用商鞅。行新瀆。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既并六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

戾深事皆決於灋。又用李斯言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凡誦灋孔子者重灋繩之。至二世用趙高謀誅大臣宗室。以罪過連逮。近官宿衛無得免者。六公子戮死於社。又用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良吏。此所謂置天下於刑灋者也。周享國八百餘年。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虛語哉。漢文本寬仁之君。又行賈誼之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其後王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歷年之久。亞於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

又益信矣。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迺下詔曰。閒者吏用灋。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吏。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

寬恕黃霸等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殿名齋居決事。獄刑號爲平矣。

隋文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隋煬用刑。或先截舌。太宗至不忍箠其背。此

煬惡所以浮於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於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好德病狂。警灑不當坐。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旣而大悔。因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英武定天下。而天姿仁厚。初卽位。魏徵上言。王政本乎仁恩。太宗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罰尤慎。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灑之峻如彼。唐灑之寬如此。隋再傳而失天下。唐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施亦甚明矣。賈誼以周秦並言。臣亦以隋唐併論。庶足爲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明果斷。自卽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灑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義利重輕之別

荀子曰。義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勝也。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

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彜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爲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蝨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爲善。其化民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爲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耶。卿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近者親附。遠者悅服。惡用利爲。又曰。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

防閑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灑長利。人不聊生。秦日以危。又曰。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

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田千秋曰。先王之道。軌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權之灑行。言利者析秋毫。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賢良文學之士。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未伸。僅罷酒權一事而已。然分別義利。其言可爲後世灑。故掇其略以著於篇。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

大盈庫陸贄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禮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中於人心傷風教而亂邦家也是以務鳩斂而厚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惠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其明

效與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眾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格物致知之要

察民情

○生靈嚮背之由

書泰誓

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

君也。虐我則

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君民分定豈可言讎。然常情如此不可不察。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此亦言民之常情。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灋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

臣按斯亦先民遺言。而錯陳之。更為詳盡。總其大要。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

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爲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漢文之治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耶

唐德宗在奉天陸贄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又曰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

事不必實宜因文武羣臣入叅之日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軍務之餘到卽引對匹夫片善採錄不遺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聖人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己欲而拂天下之情以致建中之亂
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益衰

○田里戚休之實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
薇以遣之

臣按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自愬文王乃先其
未發歌詠以勞苦之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
以人道使人不同牛馬也出車勞還杜勤歸大
抵放此

東山周公東征也

征三監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音汝也

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

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
其死其唯東山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嗣位周公懼其

未知稼穡艱難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

此朱熹說

庶幾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

意也。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爲衣食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奠。亨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所耕者。自有之田。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勵之。故斯人以爲生養之樂。而勤敏和悅。

無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而忘其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此矣。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勵之意。故數米而炊。并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旣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斂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僮僕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三
可復識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偃僕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春揄簸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歡。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紉。勞苦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憐哉。夫農夫紅女之

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况士大夫乎。况貴戚近屬乎。况六宮嬪御乎。臣請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動之狀。作爲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於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爲勤儉。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斂。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發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卹。先良民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

書君牙。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誥。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夏雨冬寒。時令之常。而小民惟曰怨咨。非怨天之雨且寒。以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有司當思其艱為圖其易。民乃安矣。穆王為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恫念細民疾苦。孔子所以取於書也。

漢文帝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闕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

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後。知農民之苦。無如漢文。詔令之下。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為空文矣。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為誠於憫農也。

唐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

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斂。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

徭賦乎。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千錢之物。僅得數百。富家鉅室。乘時射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無以爲耕桑之本。迨繭浴於

湯未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己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人。不容錙銖。合畱。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言似過激。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唐明宗五季之君。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周世宗畱意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臣按世宗於五季爲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爲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沈溺於富貴。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是以有取焉。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文字極淡，難以辨認。可見其為一頁完整的經義或論說。

